三朝遼事實錄

瀋陽陷

三朝遼事實錄卷之四

黎陽王在晉明初父編　男會菼穉蘭父較閱

辛酉三月十一日奴賊數萬載鈎梯傾巢而來夜半渡渾河潛入至十二日攻犯瀋陽被砲打退十三日平明賊復來攻連衝百十陣城猶未陷巳時以後賊全力攻東門打死賊雖多賊俱不避火砲有數隨裝隨放炮熱藥燃賊遂填壕擁至城下城不能守賊從東門進入瀋陽遂破

巡按張銓䟽云遼陽圍急陳策童仲揆二將尚在遼疑裨將周敦吉欲直前薄賊石柱司秦邦屏先率兵

渡河諸營繼進止留浙兵大將戚金張明世在河南札營兵既渡河營陣未就虜以鐵騎四面撲攻諸將奮勇撕殺賊落馬者二三千人賊却而復前如是者三後虜益衆諸軍饑疲不支遂被衝殺吳文傑周敦吉秦邦屏皆戰死周世祿從西北殺出不知去向鄧起龍袁見龍奪橋南奔走入浙營賊追及接戰良久乃敗而大將裨將一時没矣若朱萬良姜弼畏奴如虎既不能解瀋陽之圍又不能救南兵之覆則將焉用彼將哉賊盤據瀋陽遼陽以北居民逃走一空烽火斷絕胡騎充斥已撤奉集威寧之兵并力守遼一

時人情惶惑爭思南徙臣以爲一舉足則遼非 國
家有矣
張銓又疏遼之戰將勁兵半萃于瀋奉半分應援見
今遼城兵不滿萬皆眞保山東之兵身無介冑器不
精利以守二十餘里之城分城布列且難況于捍敵
臣與經略議急撤川浙土兵遼陽城守但士卒聞風
而潰武清營已報步卒逃矣今賊克瀋陽無數鎗砲
火藥皆入其手萬一用以攻城更可憂也
戶科王繼曾題云去歲添設兵部侍郎二員多官無
益應裁革照舊奉

聖旨佐樞添設屢經條議奉旨簡用未幾何又忽生同異朝廷政令朝更夕改軍國大計豈容輕率張經世仍着署掌戎務不得藉以爲辭王在晉着催來任事○兵科尹同皐題邊事需人甚急事奉

聖旨封疆多事樞務需人已趣令卽出張鶴鳴祁伯裕王在晉都着他刻期前來到任○兵部添設左侍郎王在晉奏爲　主恩當報臣病難支乞俯容調理以延微喘事奉

聖旨中外多事廷議增置樞臣王在晉以才望簡任何乃托病陳奏着遵屢旨速來到任不得再辭○吏

部題覆東事方在燃眉部務正需籌運合令張經世照舊供職王在晉勒限前來到任以圖共濟○湖廣道方震孺奏大司馬旣調攝杜門從中調度决不可無人幸未任協臣皆負一時赫赫之望宜馬上急催赴任戶科趙時用奏兵部左右侍郎俱非閒曠之員張鶴鳴膽略過人王在晉幹材迅發皆當速催其來以佐兵戎以備緩急浙江道蘇述奏張鶴鳴王在晉祁伯裕等皆負經濟之弘才係中外之大望詎其一腔忠愛不後于人寔以不俟駕之義諸臣其何說焉兵科蔡思充奏推用大僚如鄒元標王在晉祁伯裕

等輿論無間令夷虜合謀本兵偶疾空即趨令東裴
戶科阮大鋮奏涂宗濬王在晉等皆夙抱經濟所當
再一行趣共濟時艱山西道畢佐周奏帷幄重臣任
得其人長材不爲短馭王象乾而後猶有王在晉張
鶴鳴涂宗濬之偉抱堪任封疆之急南道曹谷奏大
臣之任無過政府與樞臣與經略試問崔景榮自視
與王在晉張鶴鳴何如在晉樞機周密鶴鳴膽力沉
雄定當决勝千里中國相司馬宋以是懾遼人矣其
能任者斷然任之此用人之要斷也○兵部題稱
主憂臣辱兵事倥偬豈臣子從容過家可以便安而

置　君父于不顧耶須　嚴旨切責并限王在晉速
來遲則重罰無謂　國法可藐也○吏部題稱　國
家日日用人不得人用遼瀋羽書狎至溪怪大臣張
鶴鳴祁伯裕王在晉王紀許弘綱孫慎行包見捷等
尚滯家園未聞就道懇　旨嚴諭切責諸大臣自無
不仰體　聖懷竭蹶以趨者矣○科臣郭鞏奏樞曹
倒有四協有事而蓄可用之人不爲私憂速責馬上
行催以備緩急尹同皐奏中外冗員應裁者多惟兵
部侍郎不必議減尤列應增者少兵部侍郎似當議
增王在晉已奉　明旨旦夕即到不必再贅郭允厚

奏添設兵部侍郎恐亦撤桑之計未至都門者當叱
馭而來馬上差人催取共理部務李春燁奏添設樞
貳原以備緩急之用若忽忽悠悠首尾躊躕則添設
誠贅銜而慷慨任事亦虛名耳今馬上之催宜勒期
速至以濟時艱劉弘化奏張鶴鳴王在晉之屢奉催
趣而里居優游陳所志奏佐樞何官張鶴鳴王在晉
祁伯裕何以却步不前又疏云臣職曠廢可虞亟諭
簡用諸臣速來供職朱欽相奏許弘綱王在晉併祁
伯裕等屢奉　明旨俱宜速言風駕史孔吉奏建官
置屬原有定員惟督餉部院添設侍郎相爭以爲不

可動祁伯裕王在晉急宜趣之還　朝以需共濟蔡
思充奏許弘綱張鶴鳴祁伯裕王在晉諸臣皆當馬
上嚴催併行撫按促裝勒限就道以赴同國恤又云
戎政尚書許弘綱兵部侍郎張鶴鳴祁伯裕王在晉
等屢荷　溫綸百凡畀足果畏奴患之剝膚抑茂
君命于草莽　一併差人督催令　赴　回話毋使長安
街上有調兵難調太臣更難之誚倪思輝奏張鶴鳴
王在晉等皆當　主嚴旨以促其來庶帷幄之共籌有
人即猝然有警重地雄關之分鎮有托也明時舉奏
今日所重者才耳急簡人望所歸以置要地在籍者

亟催之出未任者當趲其來　皇上亟特出　嚴旨
差官守催令諸臣刻期就道後至者以故違論臺臣
張玆奏張鶴鳴王在晉祁伯裕嚴限之兼程就道共
爲披髮纓冠方震孺疏王在晉張鶴鳴之當速來屢
奉　明旨即三尺童子亦知當有馬上之催何勞再
議張論奏樞臣每日沓報類閉門之誦經樞貳趦趄
家園忘越人之肥瘠鄭宗周奏用人一節更屬鑿兗
急着乃戎政尚書許弘綱兵部侍郎張鶴鳴祁伯裕
王在晉竝膺軍國重寄猶然高臥家園于不宿家不
俟駕之義謂何潘雲翼奏侍郎王在晉何以屢催不

到豈赫赫之　簡書不足爲二臣畏也又云王在晉未聞單車之信有謂張鶴鳴等宏才遠畧亟宜馬上催來贊本兵而分猷令此誠有識之言急公之議也浙江等道吳應琦等公疏云　皇上宵衣旰食之時正臣子臥薪嘗胆之日如王紀王在晉祁伯裕等久奉　簡命必且星言夙駕仰紓　君父之憂若猶棲遲里門忍以虜遺　君父諸臣致身之謂何尚可若此泄泄也

欽限各官到京水程張鶴鳴四十日祁伯裕二十日熊廷弼五十日王在晉已就道令其疾馳視事

聖諭適覽遼左邊撫報瀋陽已被東夷攻尅奉集旣
孤遼鎮益危防禦應急長策着廷臣作速會議具奏
一面行文經督撫按各官集兵防守聲援牽制一切
事宜相機從事戎政尚書併兵部添設侍郎作速催
來到任餉務方急尚書李汝華即出料理不得藉口
侍郎且到推諉悞事工部買辦硝黃陸續運解無悞
急需封疆事急大小臣工同心體國各抒籌略共濟
時艱故諭又
聖諭朕見近日風霾時作日光晝晦朕心深切儆惕
昨日覽遼東巡按御史張銓塘報奴賊攻陷瀋陽遼

城萬分危急該鎮各地方文武各官職任封疆全無
備禦疎防怠玩應援各將擁兵結營坐視陷城威令
何在姑都着策勵任事兵部便馬上差人傳與經督
撫按各官作速挑選精銳兵馬各陳方略相機拒堵
務保萬全如有仍前坐視的即以軍法從事河西并
關內各路守禦應援事宜一體申飭邇來小臣議論
頗多無裨實用大臣止畏譏彈不任勞怨紛紛杜門
成何國體輔臣劉一燝尚書李汝華都着即出視事
無以浮言介意尚書侍郎許弘綱張鶴鳴王在晉暨
推用未任各官俱着嚴催刻期到任不得稽延故諭

御史侯恂言遼兵十五萬以三百萬之餉餉之原自不少況又加以[illegible]內帑之五十萬乎太僕巡青三二十萬乎客歲未完三[illegible]百八十萬乎截漕三十萬石可當三十萬乎鹽局淘河銀兩更有四十萬乎是皆實數可佐新餉之不給者請嚴其考課重其叅罰俾督催刻期起解覈實用之二三年間當可支持也○督餉御史倪應眷題遼粮歲用折色三百六十萬本色三百餘萬本色一石海運幾以二鍾致之矣舟車脚價之費非七百餘萬不可國初以天下全力海運七十萬茲以山東天津二處之力而運二百餘萬其

能辦乎登萊明習運事去年運發六十萬遼人藉以無恐天津惟恃道臣賈之鳳今以病告矣倘至後期三軍立稿諸臣能免悞事之罪乎陸運運原議僱至遼陽而又責運瀋奉以爲長運逼近虜穴未免鳳鶴人情短運易于弛担長運疲于奔命動有趑趄須以短僱更番之說行之庶人心安而招募可行耳又曰軍興以來部發銀一千一百二十八萬七千六百四十兩有奇幾經清查曾未一報聞之葢套米穀委積者任浥腐盜竊此斷斷乎不可不清者各道任勞任怨與餉司細心磨筭按季冊報一併奏　聞庶幾冀

雀無所因緣爲奸而一絲一粒皆有着落矣

兵部奏遼陽存亡未卜河西捄援宜周奉

聖旨遼左望援甚亟先遣兵將及昌鎮挑選兵俱着

侍郎張經畧督催星夜出關策應京營事務暫着戶

部侍郎臧爾勸管理宣鎮等五處領兵移駐聲援傳

示總督文球巡撫薛國用用心料理死守危疆以安

內地

遼東巡撫薛國用奏報本月十八日奴攻遼陽二十

一日以後烽火不通音耗俱絕二日四日辰時據援

遼叅將王興業投禀到職稱十九日寅時分傳砲至

巳時賊過代子河經略袁應泰帥督催總兵侯世祿李秉誠梁仲善姜弼朱萬良參將周世祿等在教場札營與奴對敵彼時賊排七隊先出黃旗來迎相殺二陣賊大敗而走官軍追趕賊內出白旗紅旗青旗各一路火器齊發擁衆衝殺官兵稍敗是日巳攻小西門未破天晚在教場并城東西北面下四大營二十日衆拉砲車過河在東山札一大營東西相對彼此火砲攻打官兵逃散賊因乘勝攻打東門又以步兵于小西門從閘口進攻官兵用火箭燒退至申時小西門火藥火起燃及城上各軍窩鋪城內草場俱

焚守城軍士潰亂賊有攻東北城者而小西門已開矣經略袁應泰見攻城甚急以紅旗令箭催各監軍道赴城外督各營總兵合力救援郎同監軍牛維曜出小南門衝出被賊將牛道刀箭重傷落水扶出帶傷闖過重圍四顧茲無各營兵馬時見城內喊聲震動遼城已陷難以回入復被賊追逐鞍山本日見城兵萬餘屯民男婦無數一併擁聚東岸爭過河口奈聯船塘板脫落本鎮親詣督領守河官員整理聯船先放屯民男婦殘兵擁阻爭渡輙用弓矢亂射幾成不測等情到職該職看得彼中情形據此雖未真確

而遼城則已陷矣本日午時有經臣門官監生陳應
階向職哭訴經臣封疆之臣應死封疆見奴攻開西
門登樓引刀從容自盡階從重圍走出回首則已遍
城火起職聞之不覺痛哭欲絕以經臣一腔忠義死
何足難但死而無救于存亡經臣死且不瞑矣○薛
國用又奏報監軍按臣張銓聞收降夷心甚憂焉入
遼城與經臣面爭又親詣瀋陽親賀世賢所統降夷
嚴為申諭秘授方略又于它總兵官密訪之及十九
日奴犯遼陽按臣親與經臣袁應泰登城指揮兵將
經臣出戰躬身督陣則留按臣以守敵不能攻而我

尚前戰是以有戰勝之功是夜經臣臥營中不入城至二十日經臣聞步兵敗攻下西門且急遂入城與按臣東西分據乘障守之又出各監軍道于城外催督各總兵趨援有馬賊復攻東門東西夾攻火器且窘幾不可支經臣按臣與分守道何廷魁三人共在東樓慷慨欲死經臣謂按臣曰泰不才徼 尚方寵靈敢誓以身許按臣無閫外專責尚可收拾餘燼爲退守河西地泰死且不朽于是聞各門併攻益急三人復分地死守至酉時西門已攻破經臣登樓引刀絕項以死按臣罵賊不屈死之何廷魁率其二女併

妾金氏高氏投之井中而自縊焉眞可謂從容就義者矣正貢生員臧思誠等亦赴明倫堂雉經是時諸將統兵在外見勢不敵業已四潰各監軍安歸乎乘夜西奔三岔至海上而賊且四出擄掠益月矢衝鋒扳嶺踰崖拚死而出以將領言瀋陽之戰尤世功陳策童仲揆死矣今則有侯世祿姜弼李秉誠在以文臣言瀋陽老役運草同知陳輔堯自在知州段展死矣今有傳國年雖曜在而其他生死逃亡俱未可必至于寬鎮道胡嘉棟則已從遼陽隔絕落在敎中道路康應乾與本府佐又未知作何狀耳

寧前道王化貞題遼陽城陷按臣張銓下城欲回署從者不可共擁出小南門後竟回署中比曉李承芳入見叩頭訴不得已之故按臣謂汝爲我言我對誰言今無及矣承芳閧于奴酋遣人來迎共擁之去本官面不改色山立于庭奴責以拜本官大罵曰吾天子憲臣豈爲賊拜奴謂從我與汝八人轎坐本官復罵曰汝小醜不久滅亡吾豈肯從賊願速殺我奴怒令人持去欲殺之兆門復呼之回又以好言慰之本官終不屈有奴子自外入者舉刀撲之本官引頸以待奴子手縮奴因曰送汝歸何如本官謂兵已潰散

力不能殺賊無顏求歸速死爲幸奴知不能奪令以輿送之不就輿以馬送之不就馬乃令二人扶之馬上送還署中諸生及衛役從之者數十人至署望闕八拜曰臣不能報　國矣又遙拜其父母四拜遂縊死奴遣李永芳棺而葬之至今遼陽之人及奴部衆皆咨嗟嘆息稱爲忠臣

海虞野史記袁應泰舉火自焚監軍崔儒秀都指揮徐國全縊于都司同知冐日乾亦自縊銓爲賊執送李永芳永芳曰跪我我官汝銓叱曰反賊耳何官永芳令驅之城外斬之數日間金復海葢州

衛悉傳檄而陷
初報張公銓之死望　闕叩頭從容就義後有從
役逬歸歷城人也張公鶴鳴先任歷城縣熟習其
人問之謂張公初見奴酋及李永芳勸其早降張
公叱之且令奴歸順　中國奴不懌擁出後復邀
至奴仍前勸之公仍前諭之復擁出是晚張公宿
于中軍所不復回衙門矣二十三日再邀入不復
冠帶以角巾常服見語觸奴怒旋被害余與歸役
問之語亦然總之張公慷慨死難被殺與自經一
也　此與海虞所記合

王化貞揭報二十三日奴下令民間馬匹財物敢匿者斬括民衣富室得畱九件中人五件下人三件又于東西教場聚貨物分散西虜二十五六日驅漢人從北城屯民歸村堡夷人乘機刼奪大半裸體婦女辱不堪言多縊死者添三衛掌印官共八衛分投筭民造冊二十七日先令西兵出隸瀋陽二萬餘人至二十八日遼之商賈死者四五萬人又籍東人之家但有五人出三名三人出二名隨營給配賀世賢妻子二十九日復殺遼人之壯大可疑者又遣叛將金玉河領千人南至海州傳諭歸順人民先剃頭以待

獨東山礦兵與南衛堅不受命有剃頭者羣擊殺之

余公宗濬總督宣大題疏中屢稱賀世賢之勇其

在遼戰每奏捷乃瀋陽陷沒巡撫薛公國用疏云

叛將賀世賢妻孥向在遼陽自賣瀋逃去擁降夷

數千以自衛結營梨木山經臣屢遣人招之不應

且紿之曰俟奴來犯得當以報安知不觀望而投

奴乎信斯言也以世賢爲叛矣及余爲經略秋祭

陣亡諸魂世賢牌位在焉問之諸將同事于遼者

謂世賢戰死也亂軍中是非莫辯忠奸莫辨一至

于此今查寧前道揭奴酋將賀世賢妻子給配則

世賢已死是揭其明証矣
東撫趙彥奏曰金復海蓋原無重兵即有兵亦不能守賊由蓋州而絕糧道在登州相望一水三日可到再或由旅順而繞登州止半日之程耳登萊危急不啻然眉已屢行登萊青三道將海防禦比常萬倍加嚴海運糧船即行停止已發運者仍差人追趕毋資寇糧去後令據遼陽以失四衛望風逃竄勢必來奪運船投奔登州即彼中道將俱出避禍則人民兵衆可知又安知無賊之奸細混人其中如瀋陽攻陷皆由降夷內應甚明驗也又有吳金祖之餘黨數千人

尚未平靜秖乎有事倘從宗爲難其人不歸遼不歸登只以海船漂遊于海遼之間而人心即震動矣臣嚴行該道督副將沈有容駕船前往皇城島耀兵設防以壯聲勢並示彼無可乘之隙以絕其闌入之思期保無虞外今惟部文調沈有容水兵三千赴天津則登萊二千里海口與酋共之誰爲防守今廟堂之上止知遼左不守薊門天津逼近奴酋有剝膚之患不知登萊盈盈一水我可以運粮酋即可以窺犯旣無重關之險又無大兵之防其關係 國家安危不在山海下也沈有容應否調赴天津再乞裁酌除一

應招兵選將制禦事宜容臣查議另行馳報

御史汪泗論上言今日只在收拾人心爲吃緊實着

臣嘗觀史晉之壞不在太康之離亂而在太始之清

談宋之壞不在靖康之蒙塵而在熙寧之新法大卒

國家之議論多而責成之調停多而振刷之體面多

而直截之自古未有法紀不整頓人心不收拾而能

操勝制虜者也

兵部題袁應泰招降失機焚身一炬功罪都捐不必

深詰至于主客官兵身殞沙場者宜設祭以慰忠魂

瘡痍潰敗者議賚恤以作士氣等因奉

聖旨張銓贈大理寺卿賜謚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賜祭立祠堂塋葬尤世功陳策贈少保左都督襲陞三級仍廕一子本衛指揮僉事世襲贈謚立祠加祭塋葬崔儒秀何廷魁俱贈光祿寺卿廕一子錦衣衛實授百戶世襲賜祭立祠童仲揆贈都督同知襲陞三級立祠張名世吳文傑周敦吉復原職贈二級襲陞二級戚金鄧起龍秦邦屏俱贈都督僉事襲陞三級從祠附祭陳輔堯段展俱贈按察司僉事廕一子入監從祠附祭內秦邦屏姊土官秦氏特准加二品服色給與應得誥命子馬祥麟授指揮使以

示褒錄一門存歿忠義之意陣亡主客官兵除行原籍優恤家屬仍設壇祭以慰忠魂其餘死事大小各官議查的確一體題卹

禮部題劉綎等加祭二壇并潘宗顏祠名表忠張銓加祭二壇并崔儒秀何廷魁祠名昭忠尤世功陳策加祭二壇祠名忠愍

遼事勘明將罪言者御史蘇述請普示包荒曰未勘以前之廷弼不惟言者疑即我 皇上亦疑也不疑而何以勘也勘以後之廷弼不惟 皇上信言者亦信也不信而何以更不言也從來無理衆口之豪傑

亦無不坎坷之世界。品經衆論而定功以勘誣而眞。事固操于獨運。議不病于互參。自今而後以言爲戒。是覷廷弼爲小丈夫。不以天下奇男子待之矣。

吏部欽奉

聖諭熊廷弼守遼一載未有大失換過袁應泰一敗塗地當時倡議何人扶同何官將祖宗百戰封疆袖手送賊若不嚴核痛稽何以懲前警後該部院卽將熊廷弼更換緣由及叅論各官詳寫來看隨將原論官查覆奉

聖旨這查議熊廷弼更換緣因及開寫御史馮三元

等原本倡議遼事直攻廷弼解任回籍後來料理疏
玩遼瀋相繼陷沒斷送無萬生靈慘毒異常深為可
恨可憫朕心日夜不寧故着查議處你每部院大臣
當時既不從公主持今又含糊回奏且求寬解看來
朝廷疆土人民海內安危利害不若二三小臣情面
更重大臣任任怨何得如是馮三元張修德魏應嘉扶
同排擠致誤封疆都着降二級調外任用姚宗文陰
險傾陷實為禍始本當逮問姑從輕革了職為民當
差永不敘用

福建道周宗建疏言當今用人如熊廷弼之氣吞驕

虜張鶴鳴之僇力行閒王在晉之精折牛毛涂宗濬之胸羅紫塞熊明遇之奇翻八陣李邦華之思入重淵朱光祚之才足追風楊鶴之忠堪矢日俱可促而備緩急之用此又今日一定之急着也○刑科毛士龍疏令日安集人心鼓舞將士摧剉賊鋒如職所深知者王在晉胸藏黃石儘堪居中禦外或令在晉主帷幄張鶴鳴酌經略督撫之用熊廷弼鎮山海文球鎮密雲相為聲援應用御史李日宣疏危遼告陷怡堂可虞催取王在晉張鶴鳴熊廷弼等自是急着且恐緩不及事耳○兵部題稱奴氛日迫羽書傍午居

中調度事關重大本部侍郎張鶴鳴祁伯裕王在晉熊廷弼俱抱經濟之猷繫　中外之望正當盡瘁報國豈可久戀東山合定　欽限令其星夜前來助勦國事臣部馬上差人守催刻期到任以濟時艱〇周宗建又疏臣前所舉如王在晉等此其名世久歸衆望惟在用之處當其才樂毅以一人與燕廉頗以一人存趙郭子儀以一人定安史之亂李晟以一人平朱泚之亂軍國之安危待定也刑科劉弘化疏弼兵無術倘干宸斷先稼咨各督撫以待張鶴鳴熊廷弼累在晉許弘綱等待遇之日速督隨行兼聽沿途招

募總計優給南道何昇疏頃者起熊廷弼于田間催用王在晉諸臣我道路帷幄得人定有一番轉危爲安之於艱難不避沉毅有謀者無如王在晉也宜專授以樞密重寄使之居中以調度威名素著人望咸歸者無如熊廷弼也宜專置之關外使之聯絡其潰散御史董羽宸疏熊廷弼張鶴鳴王在晉祁伯裕等中外所倚爲長城者也　君命臨之而弗應科臣臺臣大義覺之而弗應何爲御史徐揚先疏王在晉張鶴鳴熊廷弼猶曰家鄉稍遠祁伯裕不過數百里嚴旨屢頒藐如故紙此亦當逮治者也御史揚新期

疏張鶴鳴熊廷弼等皆濟邊之才可以永圖恢復應
嚴旨督催御史劉廷宣疏未來諸臣如涂宗濬王象
乾王在晉祁伯裕張鶴鳴熊廷弼遠如西江之水虜
如渡河廣寧山海存亡呼吸之間耳仍一面再下
嚴旨速催諸臣兼程前來任事庶樞部有人四夷咸
服矣御史徐景濂疏今日人心皇皇望樞貳車塵何
當望歲若謂張鶴鳴來司馬門不閉矣熊廷弼來山
海可封矣王在晉祁伯裕來帷幄之籌借筯矣胡
明旨之誠邈如馬上之催猶杳規避而托雍容嚴覯
而忘國恤忠愛之謂何法固不能為諸臣寬也刑

部侍郎鄒元標疏云侍郎熊廷弼業有優詔杳無消
息矣英雄之氣安在張鶴鳴王在晉祁伯裕數月不
至急　君之義安在三臣中夜深思　君負臣乎臣
負　君乎必有怛然不安于心者矣毛士龍又疏復
遼要着第一在文臣能謀武臣能戰如馭將運籌不
用王在晉熊明遇李邦華等則無必勝之筭伏乞
勑下該部作速議覆不必襲會議套以致稽延也
聖諭朕惟朝廷設官各有職業豈容曠廢近來不請
典制紛紛託故避事列名仕版棲遲家園成何國體
朕冲齡嗣位方期大小臣工靖共修職而因循若此

豈朕委任責成之意你部裏便查陞補未任官員照水程勒限催他到任有違限的照會典例查叅有官品未崇例不疏辭的通政司不得代爲封進本章致滋瀆擾其兵部左侍郎張鶴鳴代歸已久屢奉温綸止知畏避人言不顧君臣大義兵部右侍郎熊廷弼功著存遼朕以洞鑒朝議僉同特茲起用方今奴酋游食狂逞忠臣義士豈無枕戈擊楫之思你部裏便馬上差官賚勑前諭本官仍着彼處地方官敦趨即日就道如不顧君命堅臥托辭國有憲章朕不敢貸陞狂尚書許弘綱侍郎汪在晉鄒伯裕奉命已久都

着催促前來任事不得仍前延緩故諭

天啓初元春侍郎王在晉即戒塗北上聞戶垣有裁減之議遂具疏請告奉

聖諭嚴催及屢　旨速催到任以後四奉　旨勒限催督即于四月八日整裝抵蘇而瀋陽之報至矣抵毘陵而遼陽之報又至矣差官奉　勅諭絡繹於塗九列大臣皆馳簡趣行中外群情囂然如沸乃從淮登陸于五月望日抵京聞熊公廷弼將至候三日而與之同見　朝次日　上御講筵輔臣道及遼事謂二侍郎已密布方略　上曰昨見兩侍郎至朕心甚悅

卿可令他們用心料理并諭邊臣加意防守益
上心驚遼事焚香籲 天將二三姓名及水程粘
貼 御屏此出自閣臣劉公一爆語匪虛也二十
二日履任都人焚香簇擁入部觀者如堵次日面
恩臺臣丘兆麟有樞臣才望畢集樞政料理穵新
之疏又游士任云山海天津地應並重天津改設
巡撫矣山海何獨不然今倍道而來者雄才不止
二人某協部某薊鎮某山海須一一安置妥當令
人人可以安位行志此山海以內所當究竟之一
說也丘兆麟又疏云今遼變方殷需人正急祁伯

裕原在近鄉張鶴鳴何爲屢疏倘係閑登遂變而遁留寧不對王熊而慚怍此當再申　明旨嚴諭起行如再仍前怠緩便當徑行削斥者也臺臣倪應眷疏云自東事敗衄以來征書日貴巖穴如熊廷弼王在晉張鶴鳴等人心跂望不啻雲霓今且漸次超　朝矣不有居者籌與運帷籌而建折衝之績不有行者疇與整師旅而張撻伐之威斟酌而委任之俾才適于用用竟其施自是秉銓者之職也劉廷宣疏云自遼瀋陷沒兩月來我　中國尚未做得一事而召集船隻謀犯廣寧之報又至矣

幸樞臣王象乾業已受事熊廷弼王在晉又相繼入都人心覺有所恃與前番景象不同科臣汪慶百疏云半月之間兵樞長貳慷慨急義者又相繼受事天日清朗人心漸帖此誠如衄如怒亂庶遄已之[illegible]大機也蔡思充疏云督臣文球病苦之情屢見乎詞薊遼何地夷虜何時而苦留不放之身何以震聲靈而展控禦令兵部左右侍郎張鶴鳴王在晉祁伯裕等人望俱屬似當聽球乞身就三臣中[illegible]特簡往代以新耳目而重彈壓者也科臣周希令疏樞部才臣一時湊集正宜連日講求一

三石畫如布碁既定後隨變應手勝于文移往返此又臣已前建言之首及也吏科給事中成明樞云天下未嘗無人也邇來　朝見本兵王象乾至矣佐樞王在晉至矣舊經略熊廷弼特奉　命至矣三臣皆有事于兵者也應有奇策復我疆土么麽小醜一二叛因滅此何難方宋仁宗時歐陽修言邊事言西鄙用兵以來聖心憂念韓琦范仲淹備諳邊事之人才識不同常人空加訪問特賜召對使之盡陳邊事如何處置今輔臣亦當題破此事令王象乾熊廷弼王在晉等面爲陳說俾　聖

心豁然此乃爲　國家深處亦可實實做事爲相
臣者亦有餘光矣
是時遼事孔亟臺省苦無他策惟以急催樞貳履
任爲言至于章滿公車疊承　諭旨不可須刻待
比諸臣先後入都人情稍帖籌畫樞務同心共濟
拮据邉疆數載稍寧至于今　功令綦嚴主者連
坐有可用之人而無敢推轂者猶欲其入而閉之
門也讀前章奏益切傷時之感云
戶科程註題遼事之敗非今日始自閣臣姚宗文出
關事事與熊廷弼相左甫入　國門布散流言無端

羅織必欲激盈廷之怒張廷弼之罪而掩其保障殘
遼之功廷弼去而遼事已不可爲矣袁應泰縝密小
心即其誓死封疆亦可爲慷慨有志而降夷一節舉
朝爭之遼撫爭之司道將官爭之而堅執不聽卒招
陷城喪師之禍又聞瀋陽陷後前日降夷四人仍爲
奴作奸細潜至遼城遼人執送經臣竟置之不問按
臣因衆怒而誅之懸首藁街嗟嗟破壞殘遼熊廷弼
任怨任勞百計拮据惟恐成之不足袁應泰雍容坐
鎮養虎貽患而一旦壞之有餘豈非遼人一大刼數
哉

遼東總兵李光榮准撫院手本奴賊攻陷瀋陽西虜
粆花等酋環邊窺伺令貴鎮奉經院調赴遼陽然廣
寧精銳業已挑選東援所遺孱弱又分防衝邊廣寧
無一兵將可恃萬一西虜乘隙入犯何以拒敵且河
西一聞瀋陽攻陷人心驚惶不可不為隄備煩為移
駐西平堡適中調度兼防東西虜警策應庶無顧此
失彼之患希示回照施行

兵部題瀋陽已陷遼陽不守遼左惟有河西一塊土
耳先是分遣總兵王威達奇勛王國梁郭增輝等各
調南北兵馬應援去後今撫臣告急合將昌鎮兵馬

再挑三千星夜援遼在宣大山西延寧甘固保先調家丁及每萬選調二百火速入遼合再行宣府巡撫領兵六萬移駐昌平陽和軍門及大同總兵領兵七萬移駐宣府山西巡撫總兵領兵五萬移駐陽和山東巡撫領兵四萬移駐境上河南巡撫領兵四萬移駐磁州以上兵二十四萬自足滅奴其延綏寧夏固原撫鎮亦整兵秣馬以聽再調先調援遼兵將遷延在途臣部侍郎張經世親自督催送至山海關經世不敢候　旨即行其餘　命下遵奉施行○援兵觀望不前亚威加陞提督職銜總領全遼援兵勒限出

關馳救奉
聖諭凡山林草澤之間有素懷忠義夙抱韜鈐膂力
過人猿臂善射可效一旅之用者在京赴兵部報名
在外赴撫按衙門驗實起送來京不次擢用
兵部題請卹典奉
聖旨劉綎以原官左都督贈少保王宣贈少保陞左
都督各襲陞三級仍廕一子本衛指揮僉事世襲賜
謚立祠加祭塋葬杜松贈少保左都督襲陞三級仍
廕一子本衛正千戶世襲立祠加祭塋葬趙夢麟馬
林各伏原職贈二級襲陞二級從祠附祭潘宗賢贈

光祿寺卿廕一子錦衣衛百戶世襲賜謚立祠附祭董爾礪張文炳俱贈按察司僉事廕一子入監讀書從祠附祭江萬化麻巖俱贈都督同知襲三級黃越于守志各復原職贈一級襲陞一級李某等二十員俱贈都督僉事襲陞二級喬一琦贈都督僉事襲陞四級與本衛實授百戶世襲俱從祠附祭鄒儲賢等三百九十二員各照本職上贈二級襲陞二級馬時楠復原職贈二級張奇策等三員各照本職上量贈一級何懋官等四十三員各襲陞一級萬邦寧等四十九員各量陞一級朝鮮將官金應河等八十一員

務文破格厚贈錄其軍兵丁夷俱照數行各鎮優卹
祭葬以慰幽魂
四月吏部題兵部添設右侍郎孫承宗奉
聖旨孫承宗講筵啓沃着照舊供事添設侍郎另推
素曉邊務的來看○是日李宗延陞僉都協理戎政
添設管事初六日薛國用陞兵部右侍郎兼僉都經
略遼東王化貞陞僉都巡撫廣寧畢自嚴陞僉都駐
劄天津王國楨陞僉都駐劄通州招兵練士少詹事
徐光啓即令回京
總兵李光榮據正安堡遊擊王牧民稟稱遼瀋失陷

河東十四衛生靈盡爲奴屬止存河西一線之路人知大路有三岔河險阻可保河西不知邊外水分數流虜馬易渡遼瀋離西邊三十里西邊外至鎮靜等堡僅二百餘里邊外猶近褁路虎酋八大營離邊雖遠春賞未曾差夷叩關領討巴酋叔姪十營雖欵尚有親枝粆花父子十營三年不肯叩關講加新賞此酋狡猾百出乃河西大患遼瀋既陷粆與奴止一墻之隔萬一奴還窂賽再加財帛聯結虎粆等酋謀犯何以待之且正安等六堡单弱極矣邊長一百八十餘里邊外乃諸夷牧馬之地日覘垂涎係廣寧北門

鎖鑰倘一堡有失廣寧焉得無虞鎮靜正安有虎粆
巴乃丑庫之挾義州大康有率闆色令台吉之挾錦
州有拱兎之挾犬羊無厭閫得河東失陷必擁衆叩
關要挾堡中無兵庫中乏餉危在旦夕伏望速爲議
兵防守各堡處賞覊縻欵夷以救河西生靈擬合移
會撫院酌議施行
武選司主事周啓往薊昌眞保武庫司主事王繼謨
往宣大山西廖起爦往延寧甘固嚴催俱要刻期赴
援○錦衣指揮張懋中往通州天津萬邪孚往宣大
山西招募精兵○刑科董承業議調莊浪衛會都督

原額家丁三千名雖兵已裁革闖其族尚有十萬餘人合應查復舊額三千并給安家行粮調取備出關之用○兵科明時舉議調勁兵日者調四川土兵是也乃甘肅兵廣西狼兵俱驍悍當並議調用

監軍高出揭云遼瀋相繼陷沒以皆有內應也遼人巨族通李永芳者百餘家約期舉事而經臣又不聽職等固守之策必欲僥倖決一戰戰本敗而又詐傳爲官兵大勝以懈我守侵晨合圍至申刻賊始攻城而西城樓遽焚遂內潰不支矣職僅與一僕携關防冒圍而出夫豈敢懼死而寧死法不死賊亦願有以

為　國家計利害也全遼獨河東不忍捨耳既淪喪
矣河西又不能存不如棄之而以全力守山海關乃
河西又不宜棄諸賊手似當明諭西虜啗之以此地
為餌使西虜相搆不解而後我山海得守固也職至
海州而城已空閘三岔河賊已據不得已至蓋州覓
浮海之航而海蓋道與張陰二同知先艤舟待發矣
兎解之勢若此尚忍言哉御史劉廷宣云棄廣寧即
棄山海棄山海即棄薊鎮恐當事不察一惑此言任
經撫之疾呼而漫然不應即應之不甚急天下事去
矣於是高出被逮

以後奴兵過河取廣寧廣寧以西皆棄之西虜西虜不利于得地晉任經略虜受款悉以地歸焉今之關外五城二十七堡錦州右屯大凌河等處是也晉與總督王公象乾密商結西虜則廣寧可襲公曰難守得而復失之則難逭于罪矣整五城以衛山海守山海以衛　京城此穩着也通　國亦以爲然自樞輔代而哆談進兵經營許久所費甚奢駐足猶然故地耳高監軍欲棄地爲餌使奴虜相搆亦未晰西虜之情也

劉保遼陽衛人舊充兵部長班再跟遼中撫道有年

慣于作奸骫法通賄賣官遼陽將領藉爲窩穴爰恃
提塘向與李永芳賀世賢通好毎月送報至廣寧擺
撥赤哈轉送張都司傳至李永芳逐月報銀一百兩
伊子劉于簡供稱親爲父答賀世賢書內開宗功到
已知事體停妥但三岔河兵馬不多此時乘勝前來
諒必無敗理如過三岔廣寧更易山海愈便如或取
勝　京都何難目今兵馬畏怯調赴不前大兵速速
前來可也茲韓宗功回遼忙中草此密報如有示下
另聞被中城御史梁之棟緝訪奏報劉保凌遲劉于
簡斬首傳示遼東暴白罪狀于簡及家人另議正法

○原任通判黃衣廣寧人經臣委收糧于遼城城陷剃頭投降奴以大紅蟒衣之與騾一頭同三僕還招搖市巷曰奴不殺遼人止殺西兵與角者川兵尤其所恨拏獲川兵一名者賞銀十兩凡官民肯剃髮投降者即顯用之三日不剃降殺無悔熒惑群聽震怖人心巡撫薛國用誅之三僕梟示

御史劉廷宣疏云廣寧望抹如望梅山海談虜如談虎就近應手之人可朝拜　命夕抵關者莫如原任尚書李三才臣同官房可壯特疏奏薦奉　旨即議起用其才諝氣魄自可籠罩一世且肝胆照人足鼓

海內英雄若止用三才而內讒不應付所談者天下事非一家事也　世廟丁汝夔王忬之僇必有任之者矣

按廷宣之意急要用李三才恐用之不早任之不專以丁汝夔等語嚇挾本兵然而不果用也晉爲經略　中外相安即樞輔行邊還　朝報　命亦未決忩易經略久之乃有道路傳聞一疏疏中亦第云博大沉雄迄未能耳夫博大沉雄之未能一見便自知之豈待傳聞又何須道路之口哉說者謂此疏出于某某其初心不如是只是東林欲用

三才耳不知樞輔與閣鳴泰久要不忘其爲鳴泰
又急于爲三才樞輔惧傷其意乃以鳴泰爲正推
三才副之以尚書陪少叅吏部之詭隨爲失職且
會推經略而票擬　　點用乃巡撫也閣臣之勉從
爲失體特經略未奉　　旨裁山海巡撫亦未奉
旨設何緣任意紛更舉筆遷就狗私情滅公典
中朝有黨邊臣何以自立哉
兵部題東征三載調發頻仍獨四川兵悍勇知方濬
陽一戰幾大捷而轉敗非戰之罪也臣方議厚恤其
死亡而又欲急收其忠義已差官鄧茂官劉之鼎王

洪劉訓等調兵三萬勒限六月中旬到京今科臣明時舉臺臣李達協志同仇驅車共馭率桑梓拔纓冠念六月王師之征嗟萬里征人之若今照往例會同撫按便宜調募其安家行糧俱從優厚嚴督疾趨無捱時日前湖廣調兵二三萬浙江募兵一萬皆以兵到神速為貴二臣不憚勤勞間關險隘必有聞 命遄趨荷戈載道者矣

時都下人心震動京官皆思借差避兵川兵已先調矣只憑撫按自可相機調度臺省之行是亦不可以已乎明時舉等之招兵為川兵召亂之始二

臣幾不免焉即幸免而身名俱辱君子見危授命
何容心之有
河南等道御史董元儒等爲 宗社安危間不容髮
懇 簡才望樞臣以戢禍亂先是方震孺請罷崔景
榮而舉少詹事孫承宗爲代公論韙之其後以少司
馬 廷推而 皇上惓惓眷留不欲使離講席職等
安得不仰承 聖意復有瀆陳今事急矣時逼矣昨
會議時求一署印之人亦不可得非暫借承宗以握
兵柄則天下事尚忍言哉伏乞即將承宗陞授兵部
尚書諭令即日到任不得例辭仍舊供事經筵凡有

重大機宜許其面奏請　旨俟邉烽少息方解兵權
復歸節閣庶中樞藉其調度氣象爲之一新矣
按諸臣之請欲承宗先兵樞事平而歸節閣乃承
宗之意先節閣大拜而兼兵樞其遲于得　旨于
出入將相之間一倒用之耳
兵部上言國法未伸奉
聖旨邉事艱危卿職司本兵正宜殫力盡心調度徒
爾請死何爲各督撫等官奉命調遣已及一月尚無
一兵出關顯是蔑旨抗違不顧國家利害本都當逮
治姑着住俸戴罪督催兵將勒限赴援仍報起程日

期有違悮的定以軍法從事李瑾近報擾兵一萬二千名爾部查果否督發如稽延仍從重議郭增輝托故逗留律于軍紀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拿解來京究問

五月御史劉重慶題近見樞臣崔景榮一疏自陳其破壞封疆辜負　任使請速正典刑以爲人臣誤國之戒似亦自知其罪不容誅者若相臣劉一燝之身明職晴刺已無完膚既進無鞠躬盡瘁之忠又退無陳力就列之義尚何顏居相位辱朝班而羞當世之士乎奉

聖旨劉重慶降二級調外任再疏引病削職爲民科
道汪慶百傳宗龍李應薦安伸各疏救重慶語侵首
輔皆奉　旨切責不許瀆奏
時科道多人向樞部後堂群譁大司馬首先攘臂
者方震孺也禮貌都廢本兵上疏請死乃司官耿
如杞代筆疏上而本兵始愕然初不知其有此請
也
馬逢皐疏云崔景榮昏悖迥常若不去官必且悞
國部臣耿如杞等爲堂官求退一疏首擬斬本兵
次擬逮本兵又次擬斬大將夫遼左失地擬斬大

將何不自朱萬良等始而以 國家重典先用之
援遼之人徒亂其心而餒其氣亦持議之過也
先是兵部尚書崔景榮奏稱御史張鋐責臣四罪何敢置辯第謂臣巧于妨賢臣實不敢查得臣前疏乞求罷斥即以少詹孫承宗陞轉本兵臣未嘗不求去也科臣尹同皐論臣五體俱具一籌莫展無論臣爲頑鈍可耻而奴酋聞之以爲本兵無人且將啟戎心矣乞早加議處別選賢才以充本兵之任仍嚴催張鶴鳴祁伯裕王在晉熊廷弼兼程前來任事庶樞部有人而四夷咸服矣奉

聖旨崔景榮解任回籍調理王象乾奉勑行取不必
會推便着回部到任交代
諭戶部朕念遼瀋變起倉卒一時措辦不及已經二
次給發茲再發帑金二百萬給發該部公同確訂陸
續支銷務裨實用○命議各鎮調兵限期四川漢土
官兵三萬名又李乾督兵三千六百名限六月終旬
湖廣麻鎮五寨司等土官兵二萬名限六月中旬浙
江調兵一萬名限七月初旬各選委廉勇將領及該
土司月把等官刻期到京分發應援仍各委風力司
道一員監督催發吏兵等衙門會議經畧之設以爲

遼也遼事亇日未寧經畧一日難巳廣寧業有撫臣
並建或𩔖于調度然山海原屬重地扼要更易于控
持且一以連廣寧之輔車壯先聲于後實一以固三
輔之牖戶捍外圍于內寧非獨爲山海策利害也議
者以旅順一水盈盈片帆可渡且旣設撫臣于天津
須增一撫臣于登萊㢘于廣寧有犄角之勢而于山
海爲臂指之資此會議僉同以爲必不可巳者也遼
東登萊天津三巡撫所屬俱應付經畧節制供其調
遣山海旣設經畧薊遼總督自應仍回密雲登萊旣
設巡撫山東巡撫自應仍回省會至于重地建牙應

有監軍道府容另疏題覆

遼事實錄卷之四終